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十三節

蔣五爺走後，董世興回到櫃上，掌櫃的將信交與董世興，董世興拆書一看，上寫道：「世興盟兄大人台覽：小弟有要事去江蘇，臨行倉卒，不及面辭，殊為歉意。嗣後兄不可遠離家鄉，劉媽萬不可用。客言不敘，後會有期，此請大安。」董世興看完書信，痛哭不止。單說穆大少爺被殺之次日，地方早報告了官面，官面驗屍，本城人都認識，乃是穆大少爺被人殺死。穆大少爺的老娘聽得凶耗，跑到屍場，撫屍痛哭，死過去三次。眾人並且傳說，穆大少爺衣服上有字，上寫：「此小輩姦淫良家婦女，俠客憤怒，仗劍而誅之。」王氏娘子在家聞聽，暗中痛恨叫道：「老五你可太狠啦，但是這件事，我還不能聲張。」王氏又一轉想道：「蔣老五你還算有點情面，不然，你將我殺了也是白殺。」王氏想至此處，自己叫自己：「王氏，王氏，你娘家也是書香門第，丈夫是買賣之家，董世興儀表不俗，有何辱沒於你？你偏作此下賤之舉。」由此王氏痛改前非，與董世興安心度日。且說董世興看完書信，回到家中先將劉婆辭去，大鬧王氏一場，王氏自己知事情做錯，俯首不敢辯論，痛哭哀求丈夫。三年後王氏娘子產生一個男孩。蔣伯芳一出世便將淫亂的盟嫂感化成了正人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蔣五爺懷中盤費充足，自己在路上恍然大悟，心中暗道：「拙哉蔣伯芳，州城府縣，都有鏢局子，前者之挨餓，我為何不投鏢局子呢？我真乃愚人也。」蔣五爺走到天色將晚，來至熱鬧城市，見有鏢局子，蔣五爺遂道了辛苦，口中說道：「眾位鏢頭，在下因趕路甚晚，我要在貴鏢局借住一夜。」鏢頭問道：「你是那一門之人呢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別提門戶，十三省總鏢局的鏢頭勝英是我三哥。」這位鏢頭聞聽，上下打量蔣伯芳，遂說道：「你別找我的便宜吧，勝三爺是我師爺。」蔣伯芳說道：「一點不假。」鏢頭說道：「咱倆遞遞手吧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好好。」二人一遞手，這位鏢頭就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蔣五爺趕緊攙起道：「鏢頭滑倒下了。」這位鏢頭聞聽，臊得面紅過耳，就將蔣五爺讓到裡面。蔣五爺問道：「此鏢局哪位是總鏢頭？」這位鏢頭答道：「你怎麼明知故問啊？有名的人物都被勝三爺請了赴會去了。」蔣五爺問道：「何事赴會？」這個鏢頭答道：「只為蕭金台的賊人盜皇家的萬壽燈，將勝三爺告啦，賊人在蕭金台邀勝三爺赴會。」蔣五爺聞聽道：「好一個大膽的賊人，欺壓鏢行，藐視王法。賊人之中哪一個是我勝三哥的硬敵呢？」這個鏢頭答道：「有一個蓮花峪的林士佩，專與勝三爺為仇作對。自蓮花峪被勝三爺掃平之後，此人打了一個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鑽，專克這群老英雄的兵刃，三隻點穴鏢，十二顆鏢槍，可稱百發百中。」蔣五爺聽完了，俱都記在心頭。住了一夜，第二日起身，天晚時遇鏢局住鏢局，無鏢局住店，在路途之上，所聽說的俱是林士佩與勝英為仇作對之事。沿途之上，非止一日，蔣五爺心中暗道：「我若見我諸師兄時，我非找林士佩小兒不可。」

蔣五爺這日來到十三省總鏢局，問道：「辛苦眾位，這是十三省總鏢局嗎？」趙子手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。你找哪一位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找勝三爺、諸葛道爺、弼昆長老。」

趙子手道：「鏢行主要之人，俱往蕭金台赴會去了。」說著話，把五爺讓到裡面，預備了飯。蔣五爺喝茶吃飯完畢，遂問了問蕭金台的去路，趙子手指明白路徑，蔣五爺把小包裏一提，奔蕭金台而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到蕭金台頭道山口，雙手合著盤龍棍，一下腰進了山口，一條棍掄起，打得三道山口的嘍卒們紛紛逃命，越過前寨，奔聚義廳，要棍掃群雄。

且說林士佩目中無人，藐視蔣五爺。蔣五爺的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，掄起亮銀盤龍棍，照定林士佩就砸。林士佩見棍來至切近，將身形一閃，閃過了棍，用狼牙鑽向上一繃，就聽噹啞啞一聲，火星冒起多高，林士佩倒退了兩步。列位，林士佩是文武奇才，他一見蔣伯芳時，他以為那條棍是竹子的包銀皮呢，及至動上了手，他先將身形閃開，然後向上繃棍，這就是學問的地方，若不將身形閃開，繃不出棍去，必有性命之憂。五爺裏手又是一棍，林士佩立著鑽向外一挑，又橫行了兩步。蔣五爺鳳凰單展翅又奔林士佩打去，林士佩仍然用鑽擋棍，三棍過去，林士佩膀臂發麻，心中暗暗吃驚：「十七八歲小兒，有這麼大力氣，可稱神童也。真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！」列位，林士佩因為戰了道爺百餘回合，又戰勝爺百十餘合，故此三棍膀臂發麻，若是頭一陣與蔣五爺戰，三棍絕不至於發麻。

蔣五爺施展八八六十四棍，你道哪六十四棍？亮銀神棍達摩傳八棍、出手棍火燒天八棍、前八棍風雷震動、後八棍斗轉星移、盤龍棍珍珠占地八棍、抱月棍老君坐禪八棍、護身八棍隨身亂轉、得勝八棍妙法無邊。八八六十四棍沒贏了林士佩，蔣五爺一怒，一縱身撒手拋棍，一丈有餘，繞體彪軀一縱，將棍抄回，改為行者棒。三百八十四棍進手招，銀蛇亂躡，玉蟒翻身，金龍出水，擺尾搖頭。劍客站在桌上站著觀看，叫道：「諸葛二弟，弼昆四弟，你看老人都偏著年幼的，我的行者棒沒有學全，你看五弟將行者棍學得精妙絕倫。」諸葛道爺叫道：「大師兄，你偌大的年紀還咬牙咬嘴，五弟這是棍使一招熟，老哥哥的絕藝，誰人能比？」劍客不語。此時勝三爺看得真而且真，叫道：「五弟！但得容人且容人。林寨主是南七省出眾的人物，棍是點到而已，不可下毒手。」蔣五爺行者棒打了六十餘棍，林士佩衣中濕透，熱汗直流。林士佩向南，蔣五爺向北，二人一錯身，蔣五爺用一招葉裡藏花甩手棍，蔣五爺有心照定林士佩後心打去，因為勝爺說點到而已，蔣五爺遂照膀背下打去。林士佩要用蘇秦背劍擋棍，林士佩也是累乏啦，鑽沒背過去，耳輪中就聽叭的一聲，一棍打在肩頭下，一道紫崗子一寸多高，林士佩向前一栽，狼牙鑽出手，臥伏在地。人要是砸豆粒大一個包，就得疼的亂轉，還得用針挑開放出血來。林士佩背後起一寸高一個大肉崗子，直疼得咬牙，汗如雨下。蔣五爺趕奔近前，要兜後腦海一棍，手起棍落，將林士佩砸個腦髓崩流。勝爺一看蔣五爺棍要落下，勝三爺一縱身軀，伸左手托蔣五爺的腕子，右手托棍叫道：「五弟不可！林士佩是當世的英雄，五弟後退！」

蔣五爺不敢違背，遂退將下去。勝三爺將林士佩攙起來道：「我五弟年輕，誤傷貴體。」林士佩只疼得混身立抖，不能答言。

早有人攙到西廊下，萬丈翻波浪韓秀用匕首刀將林士佩英雄帶挑開，又挑破了衣服，又用匕首刀挑開紫肉崗子，老道七星真人端過一個茶杯，接了多半杯黑血湯子。

神鏢將勝三爺回到東廊下，蔣伯芳這才拜見眾師兄。葉伯紘遂挨著次序，給五爺引見眾俠客義士，黃三大大眾又拜見五師叔，金頭虎捧鼻腳說道：「這是我五師叔，不是你們的五師叔，棍打林小子，可給我報了仇啦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五弟何以來遲呢？老兄弟都到了好幾日了，你怎麼今天才來到呢？」

五爺聞聽，就將路過杭州與盟兄相遇，蒙董世興款留，情不可卻，故此在杭州遊覽幾日，故此來遲。並不提及盟嫂下賤之事，背地不言友。「我到鏢局時，知道你赴蕭金台之會，但不知珍珠燈盜出來沒有？」勝爺叫道：「五弟，先是十陣賭輸贏，咱們贏了四陣，又作為罷論了，又要三天三夜盜燈。我有一個盟弟，叫歐陽天佐，應允代兄盜燈，三天三夜之期看看已到，現如今三天兩夜，這又到了二更天啦，等到東方發曉時，就算過了期啦。愚兄就得投案打官司，你歐陽兄這時還不照面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西廊下是綠林道的人，東廊下是鏢行之人。但不知西廊下有多少位綠林中的魁首？」勝三爺答道：「不過三百餘人。」五爺說道：「小弟憑一條亮銀盤龍棍，要將群雄一網打盡，何愁萬壽燈不能到手？」五爺將此言說出不大要緊，西廊下眾群雄中，先惱怒了台灣省的三千歲曹士彪。那曹士彪不亞如猛張飛，大聲說道：「請來的也要拿住？」叫王官遞過擂鼓點金錘，蓮花湖有八大錘四猛，黑水湖大英雄曹榮曹子山，澎湖的王忠抄起一對紫金鞭，巢湖李豹亮出護手紫金鉤，蕭玉台的袁龍、袁虎亮出四隻青銅錘。東廊下孟金龍叫道：「窮哥哥！賊東西要群毆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勝三爺，非你壓不住，你還不說話？」勝爺越眾當先，來在聚義廳當一站，叫道：「蔣伯芳，金龍，永泰，不許造次，全都後退！真正不知自愛。」語畢，又對西廊下抱拳說道：「眾位高親貴友，我五弟不知始末根由，冒言一句，無心中得罪高親貴友。他說的是盜燈之人，將話說連啦。眾位高親貴友，看在勝英的面上，我給眾位高親貴友賠禮。」勝爺一賠不是，台灣省的二千歲石朗說道：「三弟你可聽見？人家師弟將話說錯，師兄給賠不是，也就行了。咱本是被人請來的，原是客情，為什麼咱們這方面肇事呢？綠林道做的事，不是俱都合乎情理。三弟請息怒吧。」

曹士彪諾諾連聲落座。綠林道大眾一看台灣的人不較量短長，大眾也就都落座了。

勝爺又回頭叫道：「五弟！你才十七八歲，剛才出世，就這樣目中無人。你豈不知寧在人前說不會，不在人前顯奇能？滿招損，謙受益。逞能的人哪有真學問的？強中自有強中手，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久後不許藐視一切。」蔣五爺答道：「小弟知過必改，再不敢如此。」列位，五爺怎麼這樣尊敬勝三爺呢？皆因在松竹觀中，艾道爺告訴過蔣伯芳，嗣後見了你勝三哥，他若教訓你，如同師傅教訓你一樣，汝必遵命。西廊下一看勝爺教訓師弟，莫不從中敬服，眾英雄所以俱各無言。惟有蓮花湖的韓秀說道：「林大哥，你怎麼輸的，你知道嗎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愚兄不知。」韓秀說道：「你太輕敵啦，你連氣戰了兩位武藝出眾之人，你又與蔣戰，一個人能有多大氣力？」

林士佩打了一個唉聲道：「天喪我也！兄弟你尚有何策可雪此恥呢？」韓秀說道：「趁他萌芽出土，刈之尚易，若待長成，綠林道無類矣。你在蓮花湖看見過，孟金龍之勇，被我四位兄長車輪戰得熱汗直流，今天咱們還學蓮花湖的故事，叫我四位兄長也車輪戰蔣伯芳。」林士佩點頭稱善。韓秀遂與勝爺說道：「我四位兄長要會會令師弟的盤龍棍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思索：東廊下的群雄都不怎樣啦，惟韓秀必要報復。勝三爺無法，遂叫道：「五弟！蓮花湖的四猛，要會會賢弟的亮銀盤龍棍。」

列位，真是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難移。蔣五爺說道：「他們四個人一齊上來，小弟又何懼戰？」勝爺嘆道：「又來了。」蔣五爺低頭不語。勝爺又說道：「韓家弟兄誰又不知，那個不曉？豈能四個打一個？你這樣卑視人家，正是卑視自己。以後你遇事必是四個打一個。」列位，誰是人物？還是勝三爺是人物，這明明是怕韓氏弟兄一擁齊上，故此用話抬舉韓家弟兄。蔣五爺雙手合著盤龍棍由東向西，金鍾無敵將韓忠由西向東，二人夠上步位，鍾打悠身式，蔣五爺一橫盤龍棍，鐵門網的架式。

韓忠向後倒退兩步，蔣五爺就勢向前進身，仍用行者棒，接著打林士佩的招數向下使，打到八十餘棍，韓忠氣力不敵，喘吁吁，汗淫淫。勝三爺叫道：「五弟！韓家弟兄也是英雄。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。」蔣五爺與韓忠動著手，二人一錯身，亮銀盤龍棍先點韓忠的小腹，韓忠雙鍾向外一繃，蔣五爺裹手一棍，正打在臂膀之上，韓忠雙鍾點地，蔣五爺將棍向韓忠後腦海一橫，說道：「毛賊逃命去吧！」韓忠滿面通紅，敗歸西廊下。

二爺韓孝亮八楞亮銀鍾越眾當先，說道：「蔣五義士，在下是蓮花湖銀鍾無敵將韓孝，奉陪五義士走幾個回合。」蔣五爺舉目觀看，此人身高六尺半，細腰窄背，頭戴銀灰色壯帽，正當中襯白蓮花一朵，面似銀瓶，方面大耳，銀灰色短靠，白絨繩打十字絆，橫打蝴蝶扣，白雲緞的英雄帶，銀灰的褲子，燕雲快靴，掌中合著八楞亮銀鍾，二尺六寸長的亮銀柄，白絲絨燈籠穗。二寨主韓孝如若是頂盔貫甲，罩袍束帶，不亞如鍾震四平山的裴元慶。韓孝向上一進步，雙鍾一並，直奔蔣五爺面門。蔣五爺一橫盤龍棍，向外一推，韓孝倒退兩步。蔣五爺向前一進身，蔣五爺行者棒的棍法，接續八十餘招向下使，二英雄戰夠四十餘合，行者棒用到一百二十餘招，蔣五爺用棍一點韓孝右並肩穴，二人一錯身，右手一棍，正打在韓孝的太陽穴，二寨主縮項藏頭法未曾躲開，蔣五爺暗中留情，一抬棍將白雲緞壯帽掃落，韓孝發髻蓬鬆。五爺說道：「二寨主承讓了。」韓孝臉一發紅，說道：「蔣五義士棍下留情，我韓孝甘拜下風。」

此時又聽西廊下一聲怪叫：「蔣伯芳連敗我兩位兄長，三寨主韓勇前來拿你！」五爺觀看韓勇，古銅色的壯帽，正當頂古銅色蓮花壓頂，青虛虛的臉面，古銅色一巴掌寬的英雄帶，古銅色底衣，青緞子靴子，身高七尺，膀闊三停。韓勇夠上步位，雙鍾悠起，奔蔣五爺左肩頭挾肩帶背砸來。蔣五爺將棍一立，丹鳳朝陽向外一推，噹啷啷一聲響，韓勇連晃了兩晃。蔣五爺棍重，手活招巧，又接續一百二十餘招向下使，打到一百六十餘棍，韓勇熱汗直流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喘得猶如牛吼一般，雙鍾上繃下砸，裡挑外滑。蔣五爺暗中發笑，說道：「蠢賊，我比你力量大，我還怕你繃砸嗎？」蔣五爺一低手腕，棍點韓勇的腎囊，韓勇用雙鍾來拿蔣五爺的盤龍棍，八楞鍾將棍拿住，韓勇心中說道：「將棍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再一進身，必然得佔上風。」哪知道韓勇推了三次，亮銀盤龍棍紋絲兒不動。蔣五爺一較勁，向韓勇左腿腋點去，韓勇一退兩退，撲咚一聲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蔣五爺將亮銀盤龍棍，向韓勇頭上一橫說道：「無名的小輩，也在眾人跟前逞能。蔣五爺這是棍下留情，小輩逃命去吧！」韓勇臊得滿面通紅，連頭都沒抬，奔西廊下去了。

此時就聽西廊下又有人怪叫：「小兒蔣伯芳！你敢將我的三位哥哥戰敗，四寨主將你砸成肉泥！小毛孩能有多大的本領？」原來是四寨主韓猛，一邊喊著，自己將雙鍾先磕了三磕。

當當當，火星子冒起多高。萬丈翻波浪韓秀叫道：「四哥！你有氣力跟敵人使，先跟自己過不去這是幹什麼？你自己這三鍾就如同與敵人戰二三十個回合之力。」韓猛手掌八楞鑲鐵鍾越眾當先，蔣五爺一看，此賊頭戴六楞抽口青緞色壯帽，正當頂一朵墨色蓮花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的臉面，頂樑上有一個白圈，練油鍾頂頂的，身高七尺，膀闊三停，弟兄四人，惟他有橫練工夫，刀剝斧砍不懼，身量高大魁梧，半截黑塔相似，不亞如三國時猛張飛，恰似唐朝的尉遲公敬德，猶如梁山泊的李逵。來到蔣五爺跟前，奔右肩頭挾肩帶背打去。五爺合著盤龍棍，用朝天一炷香的架式，向外一繃，噹啷啷一聲響，火星子冒了三四尺高。五爺一晃身形，韓猛也一晃身形，二人力量不差往來。皆因蔣五爺棍打林士佩，又戰韓忠、韓孝、韓勇三人，再戰韓猛，有點氣力不逮。賊人攔腰又是兩鍾。蔣五爺閃身形，用棍一砸雙鍾，韓猛縱身形，雙插花照定蔣五爺頂上又是兩鍾，蔣五爺用鐵門網的架式，將鍾推出去。韓猛是渾人，十二鍾換高三棍，未曾跟人家動手時，自己先碰了三鍾，見了面右肩挾肩帶背兩鍾、攔腰兩鍾、雙插花兩鍾，自己碰了三鍾，共合十二鍾。蔣五爺共擋了三棍。毛賊此時震得兩手發麻，心中思索：「小白臉怎麼這麼大的力量呢？」蔣五爺思索：「黑賊真是力大絕倫。」合著盤龍棍，虎口發酸，則可用純熟的招數，不與他碰了。二英雄麻桿打狼，兩頭害怕，就應了鍾棍之間不可以力敵啦，彼此都用純熟的招兒。韓猛愈殺愈猛，蔣五爺抖擻精神。蔣五爺是臉白衣服白，兵器更白；韓猛是臉黑衣服黑，八楞鑲鐵鍾更黑。蔣五爺白如雪霜，韓猛黑得猶如烏鐵。

二英雄這一場大戰，不亞如玉虎帥巧遇黑煞神。盤龍棍裏住鑲鐵鍾，鑲鐵鍾裏住盤龍棍，正在棋逢對手之時，蔣五爺一咬金牙，劍眉一豎，心中暗道：「勝三哥直說，但得容人且容人。」

以武會友，並無仇恨，他弟兄四人，惟有人口出不遜，我不要他的命，我將他廢了，此人力大絕倫，我給鏢行除去一害。」思索至此，蔣五爺遂用上中下絕命進手招三棍，頭一棍子指南針，正點心口窩，韓猛雙鍾向外一推，蔣五爺是真假虛實，玄中妙的招兒，棍略抽慢一點，叫鍾碰上棍，隨後丹田氣一提，向上一縱身，棍奔頂梁向下一打。賊人雙鍾一並向上用海底撈明月的招，蔣五爺將棍向回一抽，猛賊撈空啦，身形向上一起，蔣五爺向後一仰身，巧打臥牛式，裹手一棍，打踝骨。這一棒要打上，橫練也蔽不住，准後踝骨斷折。賊人身高，雙鍾再下來，可就來不及啦。猛賊真是武學純熟，別看他會打人，挨打也真會挨，使了一個倒擰蘿蔔，一轉身軀，這一棍打在腿肚子之上。要是打硬骨頭上就折啦，大黑腿肚子有半尺餘粗，一棍打上，雖然腿沒折，雙腿肚子凸起了一寸高的肉崗子。賊人疼痛難挨，向前一栽，跌倒在地，用雙鍾一點方磚地。五爺將棍在韓猛頭上一橫道：「小兒韓猛，你快逃命去罷！若不是勝三爺慈悲，再再囑咐我棍下留情，不然叫你腦髓崩流！」韓猛站起身軀，哇呀呀的怪叫道：「敗了！」這就是蔣五爺棍掃八大鍾。

閱書諸君，著書的一枝筆，難說兩家話，古今未曾見過這樣戰場，八大名山及鏢行的人看著，猶如木雕泥塑一般。此時已經天交五更，五爺戰林士佩時就是二更餘天，又戰韓忠就三更天了，戰韓孝、韓勇時就到了四更，戰韓猛工夫甚大，五更天已過。閔士瓊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不要戰啦！天已五更，珍珠燈未曾盜出。勝老達官聽見五更打過去沒有？眼見耳聞，當有天下英雄，五更天一過，勝老者打盜燈的官司，姓歐陽的自刎在聚義廳前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老寨主自許別位失信，勝英不能言而無信。言定雞鳴東方發曉時為期，現在東方還未發曉呢。」

正在談著話，就聽西北、正西、西南、東南，一片雞叫犬吠的聲音，有老雞叫喚，有小雞叫喚，有大犬吠，有小犬吠的聲音。閔老寨主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金雞已然報曉。」勝爺道：「東方發曉時，在下去北京打官司，珍珠燈盜出來都不要啦。」雞叫後

工夫不大，閔士瓊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還等出太陽走嗎？您還不將眾賓朋遣散了？你還叫眾朋友跟你上北京打官司嗎？」勝老者聞聽，心似刀攪，暗暗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！你這壺酒曬的真熱。」勝爺正在為難之際，閔士瓊正在得意洋洋，就聽天棚上銅鐵網一響，說道：「唔呀，老賊不要得理不讓人，三哥不要著急，珍珠燈盜出來啦。」天下群雄仰面向上觀看，就見皮襖馬褂踢踏踏。列位，銅鐵網上有一圓孔，歐陽爺腦袋朝下，手提珍珠燈的龍盒包裹，離地五六尺，來個雲裡翻身，頭向上，腳踏地道：「珍珠燈來也！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不用打盒，過了期啦，金雞叫兩次啦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哎呀，你們是賊使巧計，我叫賊魔，比你們得高一招。你們作賊的有時用調虎離山計，拋磚上吊，我比你們強，不然怎麼叫賊魔呢？咱們先看燈，後聽雞叫。」歐陽爺叫：「勝三哥、和尚、老道、孟二俠等，你們過來圍著萬壽燈，別叫賊給砸了。」將珍珠燈放在當中，四位把守，歐陽爺打開盒子，將珍珠燈放在龍盒之上。黃雲緞、紅雲緞蒙著珍珠燈，歐陽爺將蒙燈的緞子掀開，十四省之人觀看，只見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。蠻子用手指點說道：「看看這個燈，要有一顆假珠子，挖我的眼。起寶光，放異彩，世間罕有。」大眾看完，將珍珠燈放在盒內，仍然是蠻子等看守寶燈。

蠻子說道：「唔呀，看看時候，莊家老沒有鐘錶，還會看七星呢，你們有高明人看看時光？倒是到了什麼時候？」列位，石朗乃是上知天文，下達地理，文武奇才，觀天下在掌握之中，這回可就用著啦。石朗出離西敵廳，來到西跨院，仰面觀天，望五斗，看三參，觀七星，視北斗，紫微星明亮。石朗看罷，歎曰：「紫微星明亮，主於國家祥瑞。我與張奇善治台灣，張奇善言過其實，必被大清國所吞無疑。」石朗看罷七星北斗，進了聚義廳道：「老寨主你輸啦，現在三更半已過，不到四更天，要差了時候，石某願以人頭為賭。」一句話提醒了眾英雄，韓秀、林士佩、曹榮、閔德俊等出西敵廳仰面觀天，大眾由西跨院回來叫道：「老寨主！是不到四更天，三更半天已過。」老寨主聞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叫道：「德俊！你同他們幾位看看王強，怎麼看的燈？他若失去萬壽燈，他輸給老父人頭！」

玉面小如來率領十幾位精明強幹之人，手提細白蠟桿，來到翠竹院。一看銅鐵網四面並無損壞，拿細白蠟桿由網窟窿伸進去一點護窗板，青石板一響，裡邊無人答言。閔德俊叫道：「師兄醒來！」裡邊之人答道：「剛打一盹睡，沒睡著。」玉面小如來說道：「你沒睡著，珍珠燈沒啦。」王強說道：「一點動靜無有，焉能失了東西？」說著話，打開三塊護窗板，一看封條、鎖頭、窗門、戶壁，俱都未動。玉面小如來說道：「師兄，你說你沒睡覺，為什麼半尺來長的蠟花兒？」王強說道：「我沒打蠟花，實在沒睡，丟不了東西，就完啦。」復又說道：「蠻子鬧鬼呢？我沒動地方，他怎麼盜去燈呢？鑰匙還在我腰中呢。」韓秀叫打開箱子觀看，王強將封皮揭下，開開鑰匙，掀開銅飾件，打開箱蓋，伸手一摸龍盒，珍珠燈蹤影皆無。王強神色改變，渾身立抖，王強說道：「老寨主叫我看看珍珠燈，我與老寨主說了大話，如三日夜之內丟了珍珠燈，我的人頭見老寨主。」王強又叫道：「韓寨主，閔二弟，你們是高明之人，你們替我看看網的四週，一點沒有損壞，箱子封條沒動，鎖頭未開，他怎麼會盜出去了？你們眾位總得替我分辯。都說南蠻子會別寶，他們這是別去的，不算。」韓秀說道：「王寨主，你先將護窗板放下，咱們先到聚義廳。」韓秀一推銅鐵網，八個金鈴鐺不響了，韓秀心中就有點明白是盜去的，但是韓秀可沒言語。他們來至聚義廳，韓秀對閔士瓊說道：「銅鐵網未動，門窗戶壁俱都如故，他們不是盜去的燈，南方蠻子會別寶，他是將燈別去的。」沒等閔士瓊答言，蠻子在東廊下站起身說道：「臭豆腐王八羔子！我會別寶，我選成了神仙呢！我要有那麼大本領，我將這群奸盜邪淫的人頭都給別下來。我是油彩漆畫糊、泥水瓦更夫、五行八做，我是無一不會。我打天棚上面，由房頂天鵝下蛋進的屋子，你們沒聽銅鐵網的四外鈴鐺還響嗎？你們沒用手摸，難道你們還沒推一推銅鐵網嗎？你們這群臭豆腐王八羔子，專會反覆無常，以小人度君子，我與閔士瓊當面講盜燈的時候，閔士瓊要與我姓歐陽的擊掌，然後又不與我擊掌啦，怕我說了不算。你們打聽打聽，大義士說了不算過嗎？臭豆腐。」

列位，究竟歐陽爺是怎麼將燈盜出來的呢？皆因為老寨主當時答應他，許他各廚房吃飯，由二十九日歐陽大義士在廚房吃完了飯，自己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休息一會，然後來到放珍珠燈的三間房子前邊，圍著三間房子打轉，口中說道：「唔呀，珍珠燈盜出來了！」看珍珠燈的王強在房中一怔。又待了會見，歐陽爺又喊道：「何必用三天三夜，珍珠燈盜出來了！」王強在屋中就看封條鎖頭。如此兩日兩夜，王強在屋中方要打盹，外面歐陽爺就喊，反正王強不用打算睡一會，方一打盹，外面就喊珍珠燈盜出來啦，直喊到三十日晚晌。本來，西廊下群雄都在東西跨院出恭，蕭銀龍在西跨院圍著房子轉，找歐陽大義士，只見大義士點首叫銀龍：「小王八羔子，倒是個有心之人，快上這邊來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伯父，珍珠燈怎樣了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我熬大鷹呢。今天明天都不能動手，將鷹熬乏了，七月初一晚上，我才能動手呢。小王八羔子，你可能幫忙嗎？」

蕭銀龍答道：「叔父，小姪男萬死不辭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明天是七月初一日，你暗將賈姪子秋風落葉掃給我借來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決不有誤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還有一件難事，四角的更樓是八個更夫，老賊有言，不叫他們下更樓，由東北角定更，更鑼一響，無論誰都不准到那三間房子近前，定更以後，西南打二更，也是如此，不許下樓。二更過去，東南打三更，如此換班。初一定更時候，你將楊香五喚來，他有雞鳴五鼓返魂香，把四個更樓的更夫薰倒，薰倒之後，你們二人接著打定更，一更、二更、三更，由二更天時提前打三更、打四更，打至五更天，你二人回東廊下，把張氏三杰給我請來，叫他三人在此一帶雞鳴犬吠，大雞叫喚、小雞叫喚、巴狗吠、大犬吠、老犬吠，叫至金雞三唱，叫他們也迴廊下，我的活就作完了。你們二人的更千萬可別打漏了，如果打漏了，時候勻不開，大事可就壞了。」

列位，看守珍珠燈的王強，在屋中自己坐了三天兩夜，屋中又黑又熱，自己無精打采，他在屋中本來顯著黑的早，天還沒黑，他那屋中就黑了，他在屋中這二天三夜，不出屋子，簡直覺不出黑夜白晝了。到了七月初一日，他就覺著嘔心，有人給他用竹筒送的涼茶，他拿起涼茶來，照定房頂一噴，自己仰面接著涼茶，上眼皮直沾下眼皮。賊人在鐵箱子上躺，忽聽外面打了五更啦，賊人就如同吃了一服涼藥似的，躺在鐵箱上就睡著啦，睡得猶如死人一般。歐陽爺此時在房後頭脫了大衣服，將秋風落葉掃背在背後，零碎東西帶好，遂上銅鐵網。列位，大義士上銅鐵網就得二十年的苦工夫。你道，大義士怎樣上網呢？他是順著桿子用二手指摳網窟窿，身體不能沾網，若是一沾網鈴鐺就響。到在上面一看，鈴鐺在網裡頭，自己坐在網的上面，提著一口氣，伸手由背後撒秋風落葉掃，秋風落時掃是蕭銀龍送來的，歐陽爺用秋風落葉掃，將銅鐵網刺了一個窟窿，是月牙樣式。鈴鐺向下，大義士用手慢慢的將鈴鐺提起來，用手抓住鈴檔，口朝上，由腰中百寶囊內掏出三黃焊藥。

三黃焊藥乃是黃蠟、松香、黃油這三宗東西配成，見火就軟，見風就硬，以火烤也成，用熱手燙也成，都能夠流油，一見風就脆了。大義士遂將鈴鐺鬆手，由東北角用蠶子倒爬的功夫，順著天棚桿子爬到西北角上。四面的鈴鐺俱都是用此法，將鈴鐺焊住，工夫不大，將活做完。列位，大凡手巧的人，幹什麼都是快的，還乾淨，女子作活刺繡，越快越乾淨，刺出來的東西越漂亮；要是做成拆開了，三個來回，不用穿，不用掛，自然就舊了。

閒文少敘，書接上文。列位，歐陽爺看珍珠燈時，放燈的那三間屋，沒有借山板，沒有借山牆，放燈的鐵箱靠後房簷，放鐵箱子的柏木台占一間半屋子的量。歐陽爺在網上頭，來在放燈的三間房的東面，拿秋風落葉掃，在東、西、北三面刺了二尺多長一個窟窿，留著一面不刺。歐陽爺一看房上的瓦是灌漿活，異常堅固，心中甚為歡悅。你道，灌漿的房頂異常堅固，歐陽爺怎麼歡悅呢？皆因為著不是灌漿活，若用搖山動向下刨，一回只可刨下一塊，灌漿活若是用搖山動刨，一回就可以刨下一大塊，況且歐陽爺百寶囊中小傢伙俱全。搖山動取出來，由瓦壘遞進去，一晃搖山動取下五塊瓦來，由百寶囊中取出白粉子畫上記號，將瓦放在網上，再搖下五塊瓦來，仍然畫上記號，放在網上。歐陽爺遂由百寶囊中取出吸土傘，這種東西能將土吸在傘內，用土的時候，還可倒出來。將土吸在傘內，輕輕放在網上，土下露出來藤子皮席，用秋風落葉掃刺下一塊藤子席，下面又露柏木板，又用秋風落葉掃紮進去，先試探柏木板多厚，一看柏木板六分厚，大義士只將寶劍紮進去六分，將柏木板慢慢割下，又將木頭磕用寶刀掃了掃。再向裡看，露出大紅漆的椽子，椽子有三寸見方，大義士由百寶囊中取出鋼絲鋸，斜插柳將椽子鋸斷，為的是臨出來好將椽子仍然放好，不能叫椽子向下掉，用鋼絲鋸將椽子先鋸一頭，不能鋸斷了，留一點窟兒，然後再鋸那頭，將那一頭完全鋸斷，這一頭留的那

一點碴，恐怕鋸那頭時倘若失了手，椽子落下去，將山賊驚醒了，故此留一點碴兒，然後將留的碴兒，又找補鋸下來，把椽子輕輕放在房頂上面。要按大義士的工夫，乃是縮小綿軟巧，無一不能，椽子四寸寬的當子，鋸下一根來，大義士足可下去，因為恐怕珍珠燈匣拿不出來，鋸完了這一根椽子，又照樣放在房頂之上。此時已經露天啦，無有一點障礙了，大義士將寶劍插在背後，將鋼絲鋸仍然放在腰間百寶囊中，就勢取出飛抓，抖開絨繩，係在椽子頭上，倒雙絨繩而下，一看大山賊在箱子上，呼聲震耳。你道，作山賊的人沒有打呼聲的，怎麼王強會打了呼聲呢？皆因為王強二天兩夜熬夜熬得上了火啦，實在乏啦，所以打了呼聲了，睡得猶如死人一般，真要是打箱子上將他搬下來，他都不准醒得了。

大義士躡足潛蹤，走到箱子近前，一看封條仍是原樣封著，蠟花兒好幾寸長。大義士遂由腰間百寶囊中取出藥水來，將封條浸濕，然後用大拇指肚兒，照定鎖頭門一按，印下鎖頭門的印來一看，由百寶囊中取出鋼絲鋼鉗子，照樣兒擰了一個鑰匙，向鎖頭裡一遞，如同原鑰匙一般不二。歐陽爺將鎖開開，慢慢的放在一旁，此時藥水的力量，已經行發開了，將封條揭起一個犄角來，向下一搗，就將封條揭下，用吐沫貼在東南板牆之上。此時王強正睡得甜蜜之時，大義士一看賊人此時翻了一個身，向箱子邊上滾點，大義士心中暗道：你多滾點，滾到柏木台上可省我的事啦。這也是我勝三哥的福氣，這小子偏偏此時就向這邊上滾點兒。山賊翻過來這個身，直吧嗒嘴，就好像吃什麼東西一般。山賊是實在累乏啦，將胳膊當枕頭一枕，睡的真香甜。大義士看了看山賊睡熟，遂由腰間百寶囊中取出一個小紙包兒來，打開了紙包，原來裡面是硬豬鬃。大義士檢了五七根有勁的，用手指捏著豬鬃的梢，用豬鬃的根向山賊嘴巴子就紮，大山賊正在睡夢中，以為是蚊子咬他呢。原來蕭金台樹木叢雜，山上多牲畜，又距離蓮花湖很近，每到夏天，蚊子最多，大蚊子都有五六分長，可以將人咬得冒血跡，人被蚊子咬慣了，睡著了蚊子咬，用手就拍，拍完了還照樣的睡，習以為常。大義士這棵豬鬃一紮山賊，真如同蚊子咬的一樣，別說是累乏了，就不是累乏了，也覺不出是人的把戲，紮他一下子，他向外面滾點，大義士連紮了山賊四五次，山賊向外滾了四五次，「撲咚」一聲，滾在柏木台下。大柏木台平坦光滑，山賊也伸得開腿啦，睡得更舒服了。大義士從心中歡悅，暗說道：「好小子，你三天兩夜沒有睡啦，這可該著你舒服舒服啦，我可要辦我的事啦。」讀者問道，那麼大一個活人，怎麼睡得會怎麼死呢？人家拿豬鬃紮他，他還不醒，又打鐵箱子上掉在柏木台上面，還接續著睡，豈不太懸虛點嗎？列位，無論多大精神的人，要三天三夜不睡，除非別叫他睡著了，若是叫他睡著了，你就是將他扛起來就走，他都不能醒。俗語說睡覺如小死，困急了的人就如同死人一樣。才子念文章，讀書不倦，也有學習賭錢的，坐上三天兩夜，那是賭的魔力。若是一個人，在一間黑屋子之中，一點事情也沒有，直著脖熬三天三夜，較比賭錢讀書尤其難，所以山賊睡得比死人過多一口氣兒。

大義士慢慢的將銅飾件開開，左手掀鐵箱子蓋，一點一點的上掀，恐怕箱子蓋中間有什麼毛病，或者有響動。將箱蓋慢慢托起來之後，向箱子中留神觀看，黃包裹裡，繡五色圍籠，包著珍珠燈的盒子。大義士伸右手微微一提黃包裹，裡面無有消息埋伏，一掂分量，不大的一個盒子，較比平常的東西加十倍的重量，大義士暗道：「這回可得著真的啦。」提出鐵箱子將燈盒放在一旁，將箱子蓋仍然悄悄放下，銅飾件扣在箱子鼻上，取過來鎖頭，將鋼絲的鑰匙拔將下來，裝在百寶囊中，又將絲線的絹帕疊了四層，將鎖頭身子纏好，慢慢一按，就聽繡簧咯吧一聲。由板牆揭下來封皮，用蠟火烤開了三黃焊藥，向原封條印上一擦，用火折又一烤鐵箱子，三黃焊熔化，仍將封條照舊黏上。將一切零碎物件都裝在腰間百寶囊之中，用絹帕將鋸椽子落下的鋸末，都打掃在一堆，由腰間百寶囊中，伸手取出一塊硬紙，將鋸末打掃在硬紙之上，包好了裝在百寶囊中，看了看沒有什麼形跡，連一個腳印兒都沒有，遂提起了黃龍包裹，對大山賊低聲說道：「小王八羔子，你睡吧，我要走啦。」

大義士遂用手一提黃包裹，仍然倒繩而上，到在房頂上面，一手援繩，一手將龍盒由窟窿送出去，放在房頂上面，一疊腿，腿朝上，先出了窟窿，將飛抓取下，取過來一棵椽子，對好了用鋸鋸的斜碴，將椽子穩好，取出三黃焊藥，打開了火折子，照定一分厚的鋸口上一烤三黃焊藥，焊藥流在鋸口上，將椽子焊住，又將那一棵椽子取將過來，也是照樣焊好，由百寶囊中取出紅顏色藥瓶，將鋸口塗上紅色，與本來的顏色相差不多，不留神細看，真看不出來鋸口。又將柏木板由銅鐵網上取下來，放在椽子上，由腰間百寶囊中，取出二寸寬的一圍紙條兒，用三黃焊藥當漿糊使，將紙黏在刺的劍口上，藤子席取過放在柏木板上，然後又取過吸土傘，一按機關，三合土由傘中完全噴出，一點也不少，填滿了窟窿，仍然取過五塊瓦來，對好了畫的粉筆記，一塊塊的將十五塊瓦穩上，由百寶囊中取出石灰漿糊，將縫兒一塗，也如灌漿一樣。人先打銅鐵網的窟窿鑽出來，然後將龍盒提出。網的四方鈴鐺已經失了效力啦，此時大義士在網上走，可就沒有禁忌啦，如走平地一樣。來到後簷，仍然打上來的那兒，用飛抓抓住銅鐵網，用手提著黃包裹，仍然援繩而下。穿好了皮襖馬褂，穿上破靛鞋，此時天氣也就在四更來天的時候。但此時，蕭銀龍與楊香五二人早打過去五更啦。